

名醫類

名醫類案卷十一

新都望南江壠集

後學 錢塘魏之琇玉璫
仁和沈煥敷

仁和余集萃裳
鮑廷博文重校

經水

太倉公治一女。病腰背痛。

少陰病兼太陽寒熱兼少陽

眾醫皆以寒熱治。公診之曰。內寒。內寒當作陰病解月事不下也。

卽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不可得也。所以知其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齋而不屬。齋而

不屬者。其來難堅。氣鬱血滯而脈結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相火熾盛脈乃上注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琇按以上史記本文

下所增入祇泛論無病之人乃以弦出左口爲血盛之脈與原文相背何耶蓋男子以精爲主。婦人以血爲主。男子精盛則思室。女子血盛

則懷胎。夫肝攝血者也。厥陰弦出寸部。又上魚際。則陰血盛可知矣。煥按此案已見腰痛門

東垣治一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矣。又加喘嗽。醫者悉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李曰。不然。夫人病陰

爲陽所搏。大忌溫劑。以涼血和血之藥。服自愈。已而果然。

一婦人年三十歲。臨經預先臍腰痛甚。則腹中亦痛。經縮二三日。以柴胡錢半。羌活一錢。丁香四分。蝸一

箇。當歸身一錢。生地一錢。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渣。食前稍熱服。丁香本草言其辛散苦降養陰治陰痢諸氣

一婦年三十餘。因每洗浴後。必用冷水淋通身。又嘗大驚。遂患經來時。必先小腹大痛。口吐涎水。經行後

又吐水三日。其痛又倍。至六七日。經水止時方佳。百藥不效。久病診其脈寸滑大而弦關尺皆弦大急尺

小於關。關小於寸。所謂前大後小也。前大後小之故恐有表邪遂用香附三兩。半夏二兩。茯苓黃芩各一兩半。枳實

元胡索牡丹皮人參當歸白朮桃仁各一兩。黃連七錢。川棟遠志甘草各半兩。桂三錢。吳茱萸錢半。分

十五貼。入薑汁兩蜆殼。熱服之。後用熱湯洗浴。得微汗乃已。忌當風坐臥。手足見水。并喫生冷。服三十

貼全愈。半年後。因驚憂其病復舉。新發故不用參朮腰腹時痛。小便淋痛。心惕驚悸。意其表已解。冷水淋病身之表

獨在裏。先為灸少衝。手少陰心包絡崑崙。膀胱三陰交。足太陰脾止悸定痛。次用桃仁承氣湯。大下之下。後用

醋香附三兩。醋蓬朮當歸身各一兩半。醋三稜元胡索。醋大黃醋青皮。青木香茴香滑石木通桃仁各

一兩。烏藥甘草砂仁檳榔苦楝各半兩。木香吳茱萸各二錢。分作二十貼。入新取牛膝濕者二錢。生薑

五片。用荷葉湯煎服愈。

一婦頭痛。口乾。經行後。身痛。腰甚痛。以生地黃一錢。白朮芍藥各一錢。川芎歸身尾各五分。炒柏炙甘草

各三分。

一婦年二十餘。經閉二年。食少乏力。以黃連二錢。白朮錢半。陳皮滑石各一錢。黃芩五分。木通三分。桃仁

十一個。炙甘草少許。

滑伯仁治一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疔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水下。因

之無娠。脈二尺沈。瀉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尺沈濕屬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任俱衝為血海。

任主胞胎。爲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而作疼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

呂滄洲治一女在室。病不月。諸醫療皆不得其狀。視之。腹大如娠。求其色脈。卽怪。語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嫗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木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卽我寢親狎。由是感病。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是也。嫗以告呂。呂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愧也。脈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色脈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三十無子。診視其脈。近和。惟尺部覺洪滑耳。曰。子宮有熱。血海不固也。其夫曰。每行人道。經水卽來。乃喻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骨。止澀之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連五倍子爲末。以治其隱處。果愈且孕。

丹溪治一婦。年二十歲。兩月經不行。忽行。小腹痛。有塊血紫色。以白芍。白朮。陳皮各五錢。黃芩。川芎。木通各二錢。炙甘草少許。

一婦氣滯血澀。脈不澀。經不調。或前或後。紫色。苦兩大腿外臃_{少陽}麻木。有時癢。生瘡。大便秘滯。以麻子仁。桃仁。去皮尖。芍藥各二兩。生枳殼。白朮。歸頭。歲靈仙。訶子。肉生地。陳皮各五錢。大黃_{治血}煨七錢。黃

配訶子 爲末。粥丸。
亦奇。

一婦年四十八歲。因有白帶口渴。月經多。初來血黑色。後來血淡。倦怠食少。臍上急。以白朮錢半。紅花豆大。陳皮白芍各一錢。木通枳殼各五分。黃芩砂仁炙甘草各三分。共九味煎湯。下保和丸三十粒。抑青丸二十粒。

一女年十五。脈弦而大。不數。形肥。初夏時倦怠。月經來時多。此稟受弱。氣不足攝血也。以白朮錢半。生耆陳皮各一錢。人參五錢。炒柏三分。虛而協熱

一婦年四十餘。月經不調。行時腹疼。行後又有三四日淋瀝。皆穢水。口渴面黃。倦怠無力。以白朮一兩。歸身尾六錢。陳皮七錢。黃連三錢。木通二錢。生耆黃芩各二錢。炙甘草一錢。分作八貼。下五靈脂丸四十粒。食前服。

一婦月經不勻。血紫色。來作痛。倦怠惡寒。爲人性急。以青皮五分。川芎黃芩牡丹皮茯苓各二錢。乾薑一錢。炙甘草五分。

一婦年二十歲。月事不勻。來時先腹隱疼。血紫色。食少無力。以白朮四錢。黃連陳皮各二錢半。牡丹皮二錢。木通黃芩人參萊菔各錢半。炙甘草五分。作四貼。水二盞。煎取小盞。食前服。

一婦年二十餘。形肥。痞塞不食。每日臥至未。飲薄粥一盞。粥後必吐水半碗。仍復臥。經不通三月矣。前番

通時黑色脈辰時寸關滑有力。午後關滑寸則否。詢之因乘怒飲食而然。遂以白朮兩半。厚朴黃連枳實各一兩半。夏茯苓陳皮山查人參滑石各八錢。砂仁香附桃仁各半兩。紅花一錢。分作十貼。每日服一貼。各入薑汁二蜆殼。間三日。以神祐丸神祕沈香丸微下之。至十二日吐止。食漸進。四十日平復如故。

一婦年三十餘。形瘦。亦痞不食。吐水。經不通。以前藥方加參朮歸為君。煎熟入竹瀝半盞。薑汁服之。但不
用神佑丸。下之亦平復。或欬嗽寒熱。而經閉者。當于欬門濕痰條求之。醫學綱目

子和治一婦人。月事不行。寒熱往來。口乾頰赤喜飲。且暮間欬一二聲。諸醫皆用蠱蟲水蛭乾漆礪砂芫青紅娘子沒藥血竭之類。子和不然。曰。古方雖有此法。奈病人服之。必臍腹發痛。飲食不進。乃命止藥。飲食稍進。內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心受之則血不流。故不月也。既心受積熱。宜抑火升水。流濕潤燥。開胃進食。乃涌出痰一二升。下泄水五六行。濕水上下皆去。血氣自然周流。月事不為水濕所隔。自依期而至矣。不用蠱蟲水蛭有毒之藥。如用之。則月經縱來。小便反閉。他證生矣。凡精血不足。宜補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藥。偏勝而成天關。

一婦人年三十餘。經水不行。寒熱往來。痰能作面色痿黃。證無表唇焦頰赤。時欬三兩聲。向者所服之藥。黑

神散烏金丸四物湯燒肝散蠶甲散建中湯甯肺散針艾百計。轉劇家人意倦。不欲求治。子和憫之。先

涌痰五六升。午前湧畢。午後食進。餘證悉除。後三日復輕湧之。又去痰一二升。食益進。不數日。又下通經散。瀉訖一二升。後數日。去死皮數重。小者如麩片。大者如葦膜。不一月。經水行。神氣清健。

吳菱山治一婦。行經時著氣惱。經過半月後。得心腹腰脇痛不可忍。醫作氣治。以香燥止痛之劑服之。愈不安。診其脈。弦急不勻。早間行經著惱。乃瘀血作痛也。遂以四物入桃仁紅花延胡索莪朮青皮之類。數服血通。其患已矣。

一女子。經水過多。行後復行。面色痿黃。人倦無力。遂以歸身炒芍熟地川芎荊芥續斷煨乾薑炙甘草。數服而安。

一婦。經事欲行。臍腹絞痛。臨行血澀。以四物入延胡索檳榔青皮香附子之類。數服痛除。

一婦。行經。色淡若黃漿。心腹嘈雜。嘔雜爲痰飲。此脾胃濕痰故也。以二陳湯合四物入細辛蒼朮。數服卽止。

一女子。經水下。如黑豆汁。此絡中風熱也。經如黑豆汁絡中風熱妙斷者但證當寒熱腹痛尺沈澀寸關弦。亦有下焦寒濕而經水如豆汁。須細辨以四物加黃芩川連荊芥穗蔓荊子。治以辛涼苦寒理血之劑。數服。血清色轉。

一婦。經來適斷。寒熱往來。以小柴胡湯二服。寒熱卽止。繼以四物湯。數服而安。

一婦。經血過多。得五心煩熱。日晡潮熱。諸藥不效。以四物加胡黃連三服而愈。

俞子容治一婦。寡居。鬱結成疾。經事不行。體熱如炙。忽吐血若泉湧。醫用止血藥不效。俞以茅草根搗汁。

濃磨沈香服至五錢許。日以醋醋貯瓶內。火上炙熱。氣沖兩鼻孔。外治法佳。血始得降下。吐血不復作。經事

乃行。吐血如泉止而不效。他人必用血脫益氣之說。今用降而愈。亦以寡居而經不行。氣升而不降。治法甚奇。當玩體熱如炙四字。蓋吐血湧泉。當四肢冷。未有體熱如炙者。

莫強中一侍人。久病經阻。發熱欬嗽。倦怠不食。憔悴骨立。醫往往作療疾治之。勢甚危。莫曰。婦人以血爲本。血榮自然有生理。因謝衆醫。專服四物湯。其法咬咀。每慢火煮。取清汁。帶熱以啜之。空腹日三四服。兩月餘。經通。疾如失。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診屯田郎中張譚妻。年四十餘。而天癸不至。潘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果然。

博按此條已見積塊門。

石山治一婦。瘦小。年二十餘。經水紫色。或前或後。臨行腹痛。惡寒喜熱。或時感寒。腹亦作痛。脈皆細濡。近滑。兩尺重按略洪而滑。汪曰。血熱也。或謂惡寒如此。何謂爲熱。曰。熱極似寒也。遂用酒煮黃連四兩。香附歸身尾各二兩。五靈脂一兩。爲末。粥丸。空腹吞之而愈。

一婦經行。必瀉三日。然後行。診其脈皆濡弱。曰。此脾虛也。脾屬血。屬濕。經水將動。脾血已先流注血海。然後下流爲經。脾血既虧。則虛而不能運行其濕。令作茯苓白朮散。每服二錢。一日米飲調下二三。次月餘。經行不瀉矣。

一婦產後。經行不止。或紅。或白。或淡。病踰八月。面色黃白。性躁頭眩。脚軟。醫用參耆補藥。病益加。用止澀

藥不效。汪診之。右脈濡弱無力。左脈略洪而駛。曰。右脈弱者。非病也。左脈偏盛。遂覺右脈弱耳。宜主左脈治。以涼血之劑。遂以生地白芍白朮各一錢。黃芩阿膠歸身各八分。陳皮香附川芎椿根皮茯苓各六分。柴胡甘草各五分。煎服二十餘劑而愈。

一婦年逾四十。形長色脆。病經不調。右脈浮軟而大。

虛

左脈虛軟而小。近駛。

以證合脈。所以用參朮。

嘗時經前作泄。

今年四月。感風欬嗽。用湯洗浴。汗多因泄。一月六月。復因洗浴。發瘧六七次。瘧雖止。而神思不爽。至八

月盡。而經水過多。白帶時下。瀉泄。遂覺右腳疼痛。舊曾閃肭腳跟。今則假此延痛。

湯虛不能健運。

臀腿腰脅。尻

骨脛項左邊筋皆掣痛。

血凝滯而作痛。

或欬嗽一聲。則腰痛如刀扎。日輕夜重。叫號不已。幸痛稍止。飲食如

常。

胃氣在。

今詳月水過多。白帶時下。日輕夜重。瀉泄無時。亦屬下多亡陰。宜作血虛治。然服四物止痛之

劑。益甚。九月。汪復診視。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謂。陽生則陰長之法矣。夫經水多。白帶下。常瀉泄。皆由陽虛陷下。而然。命曰陽脫是也。日輕夜重。蓋日陽旺。而得健運之職。故血亦無凝滯之患。而日故輕也。夜則陰旺。而陽不得其任。失其健運之常。血亦隨滯。故夜重也。遂以參朮助陽之藥。煎服五七貼。痛減。此亦病證之變。治法殊常。故記之。

一婦年二十一歲。六月經行。腹痛如刮。難忍求死。脈得細軟而駛。尺則沈弱而近駛。汪曰。細軟屬濕。數則為熱。尺沈屬凝滯也。

妙斷

以酒煮黃連半斤。炒香附六兩五錢。靈脂半炒半生三兩。歸身尾二兩。為末。粥丸。

空心湯下三四錢服至五六料

琇按黃連服至三斤亦僅見此要之後

來病情實由苦寒偏勝救以桂附而愈越九年得一子又越四年經行

兩月不斷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愈續後經行六七日經止則流清水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痛亦止

又經住只有七八日若至行時或大行五六日續則適來適斷或微紅或淡紅紅後常流清水小腹大

痛漸連遍身胸背腰腿骨裏皆痛自己

脾至酉腎

乃止痛則遍身冷熱汗大出脾腎虛而大汗出則氣虛而不能運行血滯用

桂以行瘀血而用參補氣汗止痛減尚能飲食自始痛至今歷十五年前藥屢服屢效今罔效者何也汪復診之脈

皆洪滑無力幸其尚有精神汪曰此非舊日比矣舊乃鬱熱今則虛寒

斷尤妙洪大為虛者有之若洪滑為實今以無力斷為虛寒

可見滑而無力亦虛證所有不得滑宜從實治也然必合外證神情

然有脈滑為血聚者不得作痰與食積斷東垣曰始為熱中終為寒中是也經曰脈至

而從按之不鼓乃陰盛格陽當作寒治且始病時而形斂小今則形肥大矣醫書曰瘦人血熱肥人氣

虛豈可同一治耶所可慮者汗大泄而脈不為汗衰血大崩而脈不為血減耳其痛日重

投溫在此夜輕知

由陽虛不能健運故亦凝滯而作痛以證參脈宜用助若得脈減痛輕方為佳兆遂投參耆歸朮大

劑加桂附一貼來早再診脈皆稍甯服至二三十貼時當二月至五月病且愈蓋病有始終寒熱之異

藥有前後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壯少不等豈可以一方而通治哉

此證石翁先生投桂附人所不知亦不能

一婦年逾四十形色頗實常患產難倒生經水不調或時遍身骨節疼痛食少倦怠自汗汪診之兩手脈

皆不應惟右關輕按隱隱微覺動也疑脈出部以指尋按渠經列缺穴分亦不應甚怪之乃叩其夫

曰。有孕時。醫診亦言無脈。後服八物湯。幸爾易產。而得一子。汪曰。此由稟賦。本來脈不應也。無足怪。可見天下事。變出無窮。果難一一以常理測也。如脈經所謂。但道其常而已。兩手無脈。不傷其生。又不妨于胎孕。豈脈經所能盡耶。脈或兩手出部。或一手出。見之多矣。兩手無脈。而人如故。此亦理之所無事之大變。故記之。

一婦有病。汪診之。右脈緩濡而弱。左手無脈。再三尋之。動于腕臂外廉。陽谿^{大腸}偏厯之分。乃語之曰。左

脈離其部位。其病難以脈知。以右脈言之。似屬于脾胃不足也。尙當言其病焉。告曰。每遇經未行前。略血數口。心嘈不安。食少懶倦。汪以四君子加山梔陳皮麥冬牡丹皮煎服數貼而安。

薛己治一婦人。發熱口乾。月經不調。兩腿無力。服祛風滲濕之劑。腿痛體倦。二膝浮腫。經事不通。薛作肝

脾腎三經血虛火燥。^妙證名鶴膝風。用六味八味二丸兼服兩月。形體漸健。飲食漸進。膝腫漸消。不半

載而痊。前證若脾腎虛寒。腿足軟痛。或足膝枯細。用八味丸。若飲食過多。腿足或臂內痠脹。或浮腫作痛。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主之。

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倦怠。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兩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目如帛所蔽。薛曰。脾爲諸陰之首。目爲血脈之宗。此脾傷五藏皆爲失所。不能歸于目矣。遂用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年餘尋愈。

一婦人兩眉稜痛。後及太陽面青。怒。薛作膽經風熱。妙斷用選奇湯。防風羌活黃芩甘草合逍遙散。加山梔天麻黃耆半夏黃芩而愈。此證失治。多致傷目。或兩耳出膿。危矣。應入經水門

一婦人年四十。素性急。先因飲食難化。月經不調。服理氣化痰藥。反肚腹膨脹。大便泄瀉。又加烏藥蓬蘽。

肚腹腫脹。小便不利。加豬苓澤瀉。痰喘氣急。手足厥冷。頭面肢體腫脹。指按成窟。此證今人脈沈細。右

寸爲甚。若脈洪大。又當作虛中有實治。薛曰。此脾肺之氣虛寒。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滲泄之令不行。生化之氣不

運。卽東垣所云水飲留積。若土之在雨中。則爲泥矣。得和風暖日。水濕去而陽化。自然萬物生長。喜其

脈相應。遂以金匱加減腎氣丸料服之。小便卽通。數劑腫脹消半。四肢漸溫。自能轉側。又與六君加木

香肉桂炮薑治之。全愈。後不戒七情。飲食卽爲泄瀉。仍用前藥。加附子五分。博按舊刻誤香附子而安。

一婦人素有頭暈。不時而作。月經遲而少。薛以中氣虛。不能上升而頭暈。不能下化而經少。用補中益氣

湯而愈。後因勞而仆。月經如湧。此勞傷火動。用前湯加五味子一劑。服之卽愈。前證雖云亡血過多。氣

無所附。實因脾氣虧損耳。

一婦人年四十。勞則足跟熱痛。薛以陰血虛極。急用聖愈湯而痊。生熟地歸身參耆後遍身搔癢。誤服風藥。發熱

抽搐。肝脈洪數。此乃肝家血虛。火盛而生風。以天竺膽星爲丸。用四物麥冬五味芩連炙草山梔柴胡。

煎送而愈。

一婦人兩足發熱。陰虛日晡益甚。小便自遺。或時不利。薛以爲肝熱陰挺。不能約制。午前用白朮茯苓丹皮

澤瀉各五分。乾山藥山茱萸冬各一錢。熟地四錢。酒炒黑黃柏七分。知母五分。不數劑而諸證悉愈。若用分利之劑。益損真陰。必致不起。

一婦人月事未期而至。發熱自汗。服清熱止汗之劑。反作渴頭痛。手掉身麻。此因肝經風熱。用柴胡炒苓連炒山梔歸芍生地丹皮各一錢。參耆苓朮各一錢五分。川芎七分。甘草五分。二劑其汗全止。更以補中益氣而愈。凡發熱久者。陽氣亦自病。須調補之。

一婦人經行後。勞役失調。忽然昏憤。面赤吐痰。此元氣虛火妄動。急飲童便。神思漸爽。更用參耆各五錢。芎歸各三錢。元參柴胡山梔炙甘草各一錢。一劑。又用逍遙散加五味麥冬稍定。但體倦而黃。此脾土真虛之色也。又以十全大補加五味麥冬。治之而愈。若投以發散之劑。禍在反掌。慎之。

一婦人多怒。經行或數日。或半月卽止。三年後。淋瀝無期。虛證肌體倦瘦。口乾內熱。虛而盜汗如洗。日晡

熱甚。用參耆歸朮茯神遠志棗仁麥冬五味丹皮龍眼肉炙草柴胡升麻治之。歸脾補中獲愈。此證先

因怒動肝火。血熱妄行。後乃脾氣下陷。不能攝血歸源。故用前藥。若胃熱亡津液。而經不行。宜清胃。若心火亢甚者。宜清心。若服燥藥過多者。宜養血。若病久氣血衰。宜健脾胃。

一婦性善怒。產後唇腫內熱。用清熱敗毒。唇口腫脹。日晡熱甚。月水不調。用降火化痰。食少作嘔。大便不

實。唇出血。用理氣消導。胸膈痞滿。頭目不清。唇腫經閉。用清胃行血。肢體倦怠。發熱煩躁。涎水湧出。後用通經之劑。薛曰。病本七情。肝脾虧損。數行攻伐。元氣益虛故耳。法當補陰益陽。遂以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散。補中益氣湯。如法調治。元氣漸復。唇瘡亦愈。後因怒。寒熱耳痛。胃膈脹悶。唇焮腫甚。此是怒動肝火而血傷。遂用四物合小柴胡加山梔。頓愈。後又怒。脇乳作脹。肚腹作痛。嘔吐酸涎。飲食不入。小水不利。此是怒動肝木。剋脾土。乃用補脾氣。養脾血而愈。又因勞役。怒氣飲食失時。發熱喘渴。體倦不食。去血如崩。唇腫熾甚。此是肝經有火。脾經氣虛。遂用補中益氣加炒黑山梔芍藥丹皮而愈。此證每見。但治其瘡。不固其本。而死者多矣。

一婦人停食。飽悶發熱。或用人參養胃湯。益甚。

以此湯送保和丸則愈。

再用木香檳榔丸泄瀉吐痰。腹中成塊。飲食

少思。又用二陳黃連厚朴之類。前證益甚。腹脹不食。月經不至。此中氣虧損。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三十餘劑。脾胃健而諸證愈。又二十餘劑。而經自行。前證若脾虛不能消化飲食者。宜用六君子湯。補而消之。虛寒者。加砂仁木香炮薑溫而補之。其食積成形者。以前藥煎送保和丸。此法大抵食積痞塊。證爲有形。所謂邪氣勝則實。真氣奪則虛。惟當養正關邪。而積自除矣。雖然。堅者削之。以漸。客者除之。胃氣未虛。或可少用。若病久虛乏者。則不宜用。

以東垣消痞丸相間服之。

一婦人飲食後。或腹脹。或吞酸。服枳朮丸。吞酸益甚。飲食日少。胸膈痞滿。腿內酸痛。畏見風寒。又服養胃

湯一劑。腿內作痛。又二劑。腿浮腫。月經不行。此鬱結所傷。脾虛濕熱下注。侵晨用四君芎歸二陳。午後以前湯送越鞠丸。飲食漸進。諸證漸愈。又用歸脾八珍二湯。兼服兩月餘。而經行。

一婦人月經不調。晡熱內熱。飲食少思。肌體消瘦。小便頻數。在服濟陰丸。濟陰丸亦不遠。但專用歸脾而愈者。烏知脾為太陰之經耶。然

必以椒仁月經不行。四肢浮腫。小便不通。在後曰。此血分也。朝用椒仁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以人參丸

代椒仁丸。人參丸較椒仁之藥品峻毒少減。兩月餘將愈。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痊。椒仁丸計十六味。見濟陰綱目卷七浮腫門。

一癰婦。月經不調。小便短少。在前。或用清熱分利之劑。小便不利。在後。三月餘。身面浮腫。月經不通。曰。此水分

也。遂朝用葶藶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用人參丸。間服而愈。已上二證。作脾虛水氣。用分利等藥。而沒

者多矣。以上二案。小便分在血在水。

一婦人熱作渴。飲食少思。腹內近左。初如雞卵。漸大四寸許。經水三月一至。肢體消瘦。齒頰似瘡。脈洪數

而虛。左關尤甚。此肝脾鬱結之證。外貼阿魏膏。午前用補中益氣湯。午後以加味歸脾湯。兩月許。肝火

少退。脾土少健。仍與前湯。送下六味地黃丸。午後又用逍遙散。送歸脾丸。又月餘。日用蘆薈丸。蘆薈丸方大

皂角 青黛 蘆薈研 硃砂研 麝香研各一錢 乾蝦蟇用皂角各等分 燒存性為末一兩入前項藥 右為末蒸餅為丸 麻子大每服七十九丸米飲下 二服 空腹以逍遙散下

日晡以歸脾湯下。喜其謹疾。調理年餘而愈。看他用藥緩急先後毫不假借。當深思而熟玩之。

一婦人腹內一塊。不時上攻。或痛作聲。吞酸痞悶。月經不調。小洩不利。二年餘矣。久病面色青黃。此肝脾氣

滯以大君子加芍歸柴胡炒連木香吳茱各少許。二劑却與歸脾湯下蘆薈丸。三月餘肝脾和而諸證退。又與調中益氣加茯苓牡丹皮中氣健而經自調。

熱入血室

許學士治一婦病傷寒。發寒熱。遇夜則如見鬼狀。經六七日。忽然昏塞。涎響如引鋸。牙關緊急。瞑目不知人。病勢危困。許視之曰。得病之初。曾值月經來否。其家云。經水方來。病作而經遂止。得一二日發寒熱。晝雖靜。夜則有鬼祟。從日昨不省人事。許曰。此乃熱入血室證。仲景云。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發作有時。此名熱入血室。醫者不曉。以剛劑與之。遂致胸膈不利。涎潮上脫。喘急息高。昏冒不知人。當先化其痰。後除其熱。乃急以一呷散投之。兩時頃。涎下得睡。省人事。次授以小柴胡湯加生地。三服而熱除。不汗而自解矣。

一婦人患熱入血室證。醫者不識。用補血調氣藥治之數日。遂成血結胸。或勸用前藥。許公曰。小柴胡已遲。不可行也。無已。刺期門穴。斯可矣。予不能針。請善針者治之。如言而愈。或問熱入血室。何爲而成結胸也。許曰。邪氣傳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遇經水適來適斷。邪氣乘虛入于血室。血爲邪所迫。上入肝經。肝受邪。則讖語而見鬼。復入膈中。則血結于胸中矣。何以言之。婦人平居。水養木。血養肝。方未受孕。則下行之爲月水。既孕。則中畜之以養胎。及已產。則上壅之以爲乳。皆血也。今邪逐血。併歸于

肝經聚于臆中。結于乳下。故手觸之則痛。非藥可及。故當刺期門也。

虞恆德治一少婦。夏月行經。得傷寒。似瘧。譫語狂亂。

此行經在先。而病在後。

諸醫皆以傷寒內熱。投雙解散。解毒湯。

服之大汗如雨。反如風狀。次以牛黃丸。金石之藥。愈投愈劇。一日延虞診視。脈弦而大。虞思傷寒內熱。

狂亂。六陽俱病。豈不口乾舌黑。況脈不數。病體捫之。或熱或靜。其腹急痛。

下意必有內傷在前。

傷寒在後。今傷寒得汗雖已。內傷則尚存。故也。因細問之。患者曰。正行經時。因飲食後多汗。用冷水抹身。因得

此證。方知冷水外閉其汗。內阻其血。邪熱入室。經血未盡。血得邪熱。乍靜乍亂。寒熱譫語。掉眩類風。須

得玉燭散下之而愈。

玉燭散四物加大黃朴。確非大便秘結不可用。

下後譫語已定。次以四物小柴胡湯調理五日。熱退身涼。

其患遂瘳。

衍義云。一婦人溫病已十二日。診之。其脈六七至而濇。寸稍大。尺稍小。發寒熱。頰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

之。病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證。與小柴胡湯服之。

此治二傷寒。

日。又與小柴胡湯加桂乾薑。一日寒熱遂止。又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下。臍下痛痊。身漸涼。脈

漸勻。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但胸中熱躁。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心下痛。

又與大陷胷湯半服。利三行。次日虛煩不甯。時妄有所見。復狂言。雖知其尚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

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曉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狂言虛煩盡解。但欬嗽唾。此肺